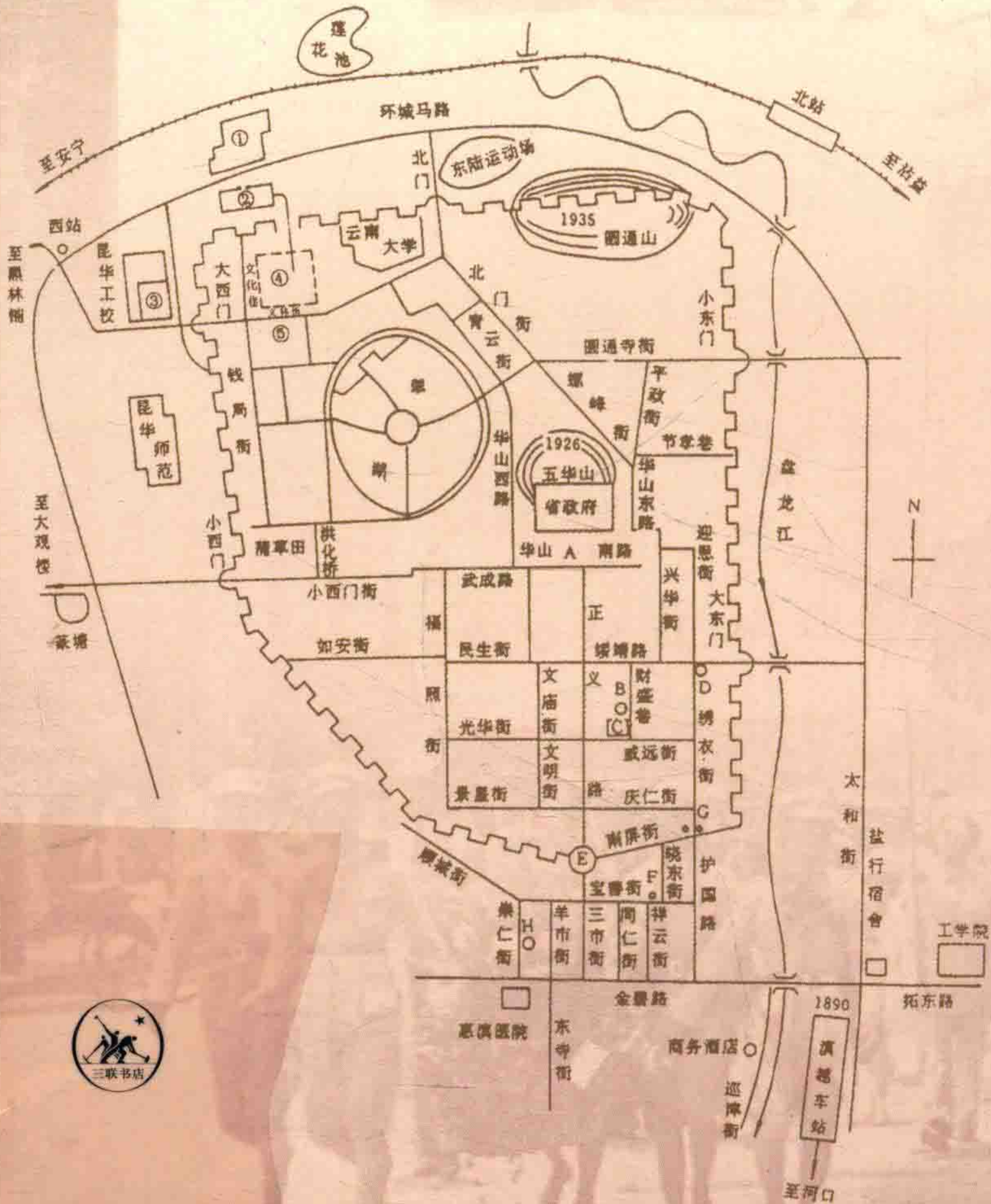


#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 西南聯大的背影

余斌 · 著



# 西南联大的背影

余斌·著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南联大的背影 / 余斌著. —北京: 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7  
ISBN 978-7-108-05840-9

I. ①西… II. ①余…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3427 号

责任编辑 邵慧敏

装帧设计 刘洋

责任校对 常高峰

责任印制 卢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http://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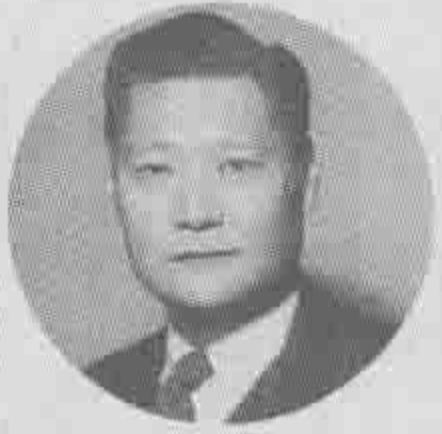
开 本 890 毫米 × 1194 毫米 1/16 印张 14.25

字 数 293 千字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48.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 换笔，对文学批评的疲倦（代序）

2003年出过一卷三册文史随笔集《西南联大·昆明记忆》，2015年出修订版合为一本，书名《西南联大，昆明天上永远的云》（云南人民出版社）。这本《西南联大的背影》是2004年以来新作的结集（两篇修改、增补较多的旧文亦一并收入）。两书实为姊妹篇。

我早年做过杂志编辑，业余兼事文学批评。回想起来，1962年前后有过短短一点好时光，写东西比较顺心、顺手。之后时代渐渐进入暴风雨，熬过去后才是许多知识分子日后不断怀念的好岁月。那真是好岁月，提起笔来不光心顺、笔顺，且富于激情。鹿桥在他的小说《未央歌》的《前奏曲》里说自己十分怀念在西南联大读书“那种又像诗篇又像论文似的日子”。是啊，又像诗篇又像论文的日子我们也似乎有过。也许还差着那么一点，但毕竟，虽不中亦不远矣。这就是二三十年前的那个80年代。那个时候的诗既富激情亦富理性，好些被传诵的朦胧诗其实不怎么朦

胧，其上者并不乏思辨的光辉。那个时候的论文既富思辨亦富激情，其上者读来不仅新人耳目，且荡气回肠，令人欲罢不能。再后呢，就有些不太好讲了。单说文学批评吧，情，日见其凉；文，靠一些冷概念硬撑着。原先也做文学批评的我慢慢感到疲倦，想换换笔。

正好改行教书了，讲现当代文学。居所偏巧又在昆明大西门外，与西南联大旧址只隔着一条南北向路。这路原本是条古驿道，是当年联大学生及少数单身教师跑警报的必经之路。不做批评就研究西南联大吧，就地取材。西南联大有不少名作家，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冯至、卞之琳、钱锺书、陈梦家、李广田……细数起来一长串。好，就以现代文学作为研究西南联大的切入口。之后渐渐深入，范围也不再限于联大作家，联大的其他人、别的事，乃至抗战前至抗战后昆明地方的一些风土民俗文化，都尽可能目及，足及，笔及。

笔就这么换了。

却也不是什么都写。基于学科的原因，西南联大是我的第一关注点。另一方面，我历来都留意地域文化，二三十年前研究西部文学就是这样的。这二三十年来，自己确实对昆明近代，尤其抗战前后昆明城市文化做过一些思考。毫无疑问，西南联大存在于昆明，是昆明最大、最亮的文化符号，应该大书特书。但另一方面，讲西南联大这一段也不能孤立起来看。史地相关，时空难分。西南联大与昆明、与云南是互为背景的。有这个背景，只有从昆明的角度看西南联大，或是从西南联大的角度看昆明，才会

有立体感和纵深感。升高些讲，是互文。所以，我在关注、研究西南联大史事的同时，对昆明的地方文化、市井生活以及风情民俗等等，也做过一些浮世绘式的扫描和研究。书里之所以既有“西南联大”也有“昆明”，缘此。

思路变了，既涉文又涉史，就照文史随笔写吧，笔随意走，该文就文，该史就史，算是半文学半史学。

这些随笔虽说该文就文，但绝对排斥虚构，虽达不到文史资料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要求，自己却也不是绝对的局外人。我的童年、少年恰与昆明的抗战时期重合，虽说那时还少不更事，但当时的昆明景象，比如外省人（包括下江人，不限于联大师生）、摩登女郎、美国兵、学生逛书店、去南屏大戏院看好莱坞电影、游行、街头宣传等等，都见过，甚至见惯了。少年记忆自是浅表，却也多少有些亲历、亲见、亲闻的成分。可以说，自己是昆明那一段历史的低层次的外围在场者。经过这二十六七年对相关文字资料的梳理和研读，对当年旅居昆明的文化名人行踪的实地考察、考证，我的少年记忆被激活了，充实了，许许多多的文字碎片和记忆碎片渐渐拼合起来，使七八十年前的一段史事呈现出一定的清晰度和现场感，成为可能。这样，我就重新进入了那一段历史，以老者（而非少年）的目光，对当年的一街一巷、一房一舍，乃至一花一树，重新打量、思考、品味、感悟、评说。于是，我有可写的东西了。虽然里面写的不是我，但有我在，有我的乡土情怀，有我对那一段少年时光的一往情深。

以上是关于这本书的题内话。其实也包括上一本。

三联书店是我景仰的老出版社，三联的书刊读过一些，爱读。读书出版社是三联的前身之一，李公朴、艾思奇、黄洛峰等几位创办人，云南人都比较熟悉，李公朴先生的墓就在我效力的云南师大校园里。如今拙著《西南联大的背影》得机会由三联书店出版，深感荣幸。在此谨向三联表示敬意和谢意。

题外话也有。七九靠八，耄耋在望。写第一本时有李梅香、余晓夕母子陪着我跑路实地考察，帮着拍照；后又跟着晓夕学电脑打字。近些年精力渐有不济，对他们母子依赖更深，一如倦鸟归巢，顺笔记下。

余斌，二〇一五年孟秋记于昆明大西门外



# 目 录

换笔，对文学批评的疲倦（代序）	1
抗战中的刘文典	1
西南联大时期的叶公超	17
沈从文与昆明	41
西南联大之魂	
——梅贻琦	53
陈寅恪在昆明（外一篇）	61
龙虫并雕的王力	74
吴宓先生的昆明岁月	79
译界女杰，燕大校花	
——赵萝蕤	120
国乐大师查阜西	130
林徽因：“太太客厅”的余波	134

一颗艺术之星的陨落	
——蔡元培之女蔡威廉	143
林语堂父女与昆明	152
老舍：《大地龙蛇》	161
说顾颉刚，兼及龙云	167
浪漫寂寞施莉侠	174
德国老师李佩秀	188
棕皮营出了个段连城	192
蔡公馆	
——门外“考古”记之一	197
王公馆	
——门外“考古”记之二	206
孝园	
——门外“考古”记之三	214
寻访闻一多节孝巷旧居	
——门外“考古”记之四	220
卧龙藏凤棕皮营	231
教授行路也有点难	239
五华环山行	248
老老的兴隆街	263
有民权街、民生街，何以无民族街？	273
老昆明的井	278

昆明：过去的旅馆	282
蒙自：意象重叠	297
昆明，花灯岁月	317
昆明，京戏岁月	332
漫说大学培养作家之缘起	
——以西南联大中文系为个案	351
从西南联大学生从军说到昆明现代派的崛起	
——主要以外文系为例	380
抗战初期昆明文协成立的前前后后	398
西南联大在文学里的多元呈现	
——从比较中看《未央歌》等几部长篇小说	421
为中国大学招魂	
——评新编话剧《我的西南联大》	428
或许不算题外话	
——抗战时期西部两个“联合大学”的一点比较	438

## 抗战中的刘文典

刘文典先生本以国学大师名世，从20岁就誉满大江南北算起，享誉学界已上百年，唯后来一段近乎被人遗忘，但近二十来年斗转星移，刘文典先生又渐渐地红起来了，只是红得有些异样，异在他的知名度向“狂人”转移。人们津津乐道于他对蒋介石的顶撞，对沈从文的睥睨，以及“二云居士”云云，越传越玄，刘文典几乎要被那些逸闻趣事淹没。这么一来，被传颂、被塑造的人物失去重心，形象偏了。其实，刘文典不仅是一位带着些魏晋人狂狷遗风的国学大师，他更是一位充满爱国情怀的文化抗日老战士。

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祖籍怀宁）。学识渊博，学贯中西，长于校勘学、版本目录学及唐代文化史，并通晓英、德、日等国文字，《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说苑斟补》等学术专著享誉学林。1916年任北大教授（27岁），1927年任安徽大学校长。但刘文典从来就不是一位囿于书斋、不问世事的学者。他1907年加入同盟会，七年后加入中华革命党，并任孙中山先生的

秘书。他是陈独秀的至交，在陈手下任《新青年》的英文编辑和翻译，积极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

## 一、国难当头之时

刘文典早年留学日本（1909—1911），1913年（历时三载）、1936年又曾两度赴日研究、考察，是名副其实的知日者。但刘文典知日而不亲日，更不媚日，应该说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刘文典即开始发表关于日本侵略本质的文章和言论。初步统计，仅1932—1933年就有六篇（除首篇演讲见于清华校刊外，其余五篇均发表于社会影响极大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和胡适等主办的政论杂志《独立评论》上），1942—1944年关于抗日的文章更有十篇之多。如果连感时忧国的诗篇及笔涉日本的其他文章计入，数目当更为可观。概而言之，“九一八”之后的文章重在警示国人，日本侵华野心并非偶然，而是由来已久。全面抗战时期文章多为关于抗日的思想文化评论，和对时局、战局之分析及抗战胜利后如何处置日本之献策，现实针对性更强。

在“九一八”后的言论、文章中，首篇《日本并吞各国之推进机——黑龙会》，是1932年刘文典应校长梅贻琦之邀在清华校内的一次演讲（其时刘任清华中文系主任），主要揭露黑龙会这个日本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组织的真面目。该组织成立于1901年初，其目的正如会名所示，在于谋取我国黑龙江流域为日本领

土。刘文典明确指出，这是一个“日本的法西斯党”“他们的主义是要‘恢弘兼并六合包举八荒之皇猷’，怀抱所谓‘经营东亚之大志’，想吞并各国，以尽他们的‘大和民族之天职’”。刘文典认为，这“可以说是日本千百年传统的吞灭中国的唯一国策。从空间上说，他岂但要灭满蒙，席卷二十一省，还要兼并亚洲各国，连欧美他都妄想侵略啊”！

刘文典最后讲，我们的近邻有几千万饥渴的虎狼，多年来昼夜在打主意，“要吃我们的肉，喝我们的血。而我们还在做梦呢”。他希望大家“快地觉醒，研究日本，认识日本，想一个死中求生的自救方法罢”。他还告诫大家抛弃幻想，“什么国联咧，非战公约咧，华盛顿条约咧，都是一文不值的废纸啊，我们就是被这些东西所误，以为高枕无忧，所以才有今天的国难”！

追本溯源，日本军国主义、扩张主义的源头是民间秘密社团，其毒瘤在社会的肌体、细胞里滋生、蔓延，十分恐怖。读刘文典的相关文章，会让人闻所未闻、知所不知。在对清华学生演讲之后，他接着发表的《日本侵略中国的发动机》《荒木贞夫告全日本国民书》等著、译作，仍以史料为据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真面目，但他的目光、他的笔，更向日本的民间底层伸进去，直抵历史深处。前篇“推进机”讲黑龙会，此篇“发动机”告诉国人，日本侵略中国的真正发动机并不在东京、横滨、神户、大阪，而是在福冈城头一座小小的房子里。主要的人物不是“九一八”以来国人哭着咒骂的本庄繁和土肥原贤二，与那个写《国民总动员》名震天下的田中义一也不相干。“说起来也奇

怪，这一位‘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的英雄却是个美貌的女子。这位女英雄姓高场，单名一个乱字，道号向阳先生。”她家世代书香，除聘请英国人教自己英文和法律，她自己又把中国的《尚书》《论语》《孝经》《孟子》《礼记》《左传》《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都读得滚瓜烂熟，群经诸子以及历朝史籍无不融会贯通”。

从以上介绍看，一般人或许会以为此日本女子如此精通中国的经史典籍，十分了得，算个中国通了，或许会对华友善。恰恰相反，刘文典告诉国人，这位高场向阳先生放弃眼科医生的职业，“逐出了他<sup>①</sup>那懦弱无能的丈夫，在家里广收徒众，公然讲起学来”，影响深远。刘文典告诉国人：

远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他就高瞻远瞩，看清了东洋的大势，认为南而台湾、琉球，北而高句丽、新罗、百济都原是日本藩属，非要光复旧物不可。……他们自觉负有并吞东亚的使命，至少也要并吞朝鲜和中国，才对得起天地鬼神。

刘文典目光犀利地警示国人：

总而言之，日本之图谋中国，早发源于向阳先生的讲学，他虽然死了，徒子徒孙们却争着要完成他们先生的遗志。

---

① 刘文习用“他”字。

向阳社的创始人头山满正是这位高场向阳的徒弟，所以说向阳社（后来改名玄洋社）才是日本军国主义民间秘密社团的真正始祖和发动机，黑龙会是从向阳社脱胎出来的，它只是向阳社的一个支派。

荒木贞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甲级战犯）这个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头目也未被刘文典放过，并且刘文典花大力气将他的书译为中文让国人见识见识。刘文典指出，这个荒木贞夫“简直是日本民众崇拜的中心”，“他的一举手一投足，立刻就可以使我们中国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所以中国人尽可以不知道华盛顿、拿破仑，却不可以不认识这个荒木贞夫。但“九一八事变”以来，“当局和民众把日本误认为一个欧美式的现代国家，以致应付无方，把国事败坏到今天这样，推原祸始，全是由于对日本的认识错误”。因此之故，自己只好“把那些支离破碎的线装书暂且束之高阁，来翻译荒木贞夫的这部书”。此书即《荒木贞夫告全日本国民书》。“敌人的飞机在我们头上飞翔的时候，我在下面笔不挥停地一口气把他译完。”历时两月，时 1933 年夏。

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一组文章中，史料最为翔实、分析最为系统的是 1932 年发表于《独立评论》第二十六号上的《日本侵略政策的历史背景》这一篇。

“九一八事变”惊醒了国人，而在刘文典看来，醒的程度还远远不够。除了“喊口号、贴标语的爱国青年”，也有些学者开始对日本进行研究，刘认为这是“很可喜的”，却也有问题。什么问题？观念糊涂。当时一般人总以为日本是明治维新之后，国家的财力



兵力膨胀起来，工商业勃兴，制造品急于要有销场，加之国内的卫生医疗进步，人口激增，更要力求移民，以谋解决他们那每年增加几百万无处容纳的人口问题……“所以才不得已向满洲求出路的”。而刘文典却不这么看。他认为，“这些事固然也有相当的关系，未可一概抹杀，但是日本的处心积虑要侵占朝鲜、东三省，甚而至于要吞并中国全部”，图谋已久，而非仅仅是人口问题之类。他进一步分析说，世人都以为日本是明治维新以后才要侵略朝鲜、满洲、蒙古，而自己认为，日本是因为要侵略朝鲜、满洲、蒙古，所以才尊王倒幕，变法维新。“这中间的因果关系，我和一般人的见解是恰恰相反的。大家如果不相信，我可以举出日本维新以前，德川氏锁国时代几位维新先进的著作为证。”

刘文典此文极富学理性和论辩性。他举出吉田松阴的《幽囚录》为例。

吉田松阴（1830—1859）是日本江户幕府末期的政治家，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及理论奠基者，同时也是日本对外扩张主义的先驱者，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形成有相当大的影响。他在《幽囚录》中说：“今急修武备，舰略具，炮略足”，可相机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然后爱民养士，慎守边圉，则可谓善保国矣”。

刘文典据此非常肯定地讲：“我敢断言，‘席卷东亚，统一全球’的野心是因，明治维新和日本今日的强盛是果。所谓‘尊王倒幕，变法维新’不过是‘并吞东亚，席卷天下’的一种手段而已，方法而已，绝不是他们的国家富强之后才向外侵略，乃是因为要向